



释德建在绝壁上练武



释德建在山顶练武



释德建和师弟吴南方在教授徒弟们拳法



释德建在演练传统的少林拳

慧心研妙术 禅武医合一

——访嵩山少林“禅武医”传人释德建法师

本报记者 唐强 文/图

释德建,法名德建,法号合一,俗名丁洪本,1963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嵩山少林寺“禅武医”吴轱轮派第四代传人,是少林“禅武医”文化的集大成者。

千百年来,天下名刹少林寺盛衰交替,自清末至近代,屡遭兵火劫难。清朝末年,少林寺海发、湛溟大师因担心清廷见其演武有迫害之意,遂隐居登封石沟寺,为了不使少林寺禅武医失传,令身怀禅武医绝学的弟子寂勤大师(俗名吴轱轮)用少林绝技“心意把”打出山门,还俗隐居民间,并告诫吴轱轮,等到机缘成熟,一定要把少林寺禅武医这块瑰宝还归少林寺。吴

轱轮禅师成为近代最后一位靠自己的真功打出少林山门之人。

之后,吴轱轮遵循师父的教诲,把少林三宝“禅武医”传给儿子吴山林。吴山林又秉承家训,把功夫分别传授给少林寺释贞绪、释德禅、释德根、释行章等40余名僧众,并将德技双馨的张庆贺定为少林三宝“禅武医”第三代传人,吴临终前嘱咐,一定要把少林三宝还给少林寺,让禅武医法脉代代相传。张庆贺为了实现师父的遗愿,苦心钻研“禅武医”少林三宝数十年,终于少林禅武医很好地继承了下来。直到他发现了很有培养前途的少林寺僧人释德建(丁洪本),悉心培养教诲他近

20年,1999年,在少林高僧大德和登封市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吴山林遵照师父的遗愿,按照传统的仪式,将释德建定为少林寺吴轱轮派第四代传人,从而圆了三代祖师梦想,把少林“禅武医”这一少林绝学归还给了少林寺。

1988年,张庆贺收丁洪本为义子,提出:“如果答应遁入空门做一辈子的少林弟子,就教少林嫡传的‘禅武医’真功”。为了学到少林禅武医的真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1990年,丁洪本遵父嘱,拜少林寺第三十代住持释素喜禅师为师,正式剃度出家。少林寺的下院三皇寨地处少室山

南麓,海拔1400多米,周围是4平方公里的无人山区。它距少林寺8公里,是嵩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处险景。为了潜心悟道,学得真传,德建自1992年以来,经常来到山顶绝壁之侧,一10米见方的山洞,与鸟兽为伍,和山林做伴,或参禅,或习武,或学医,闭关静修。“僧衣、素食、独身”隐遁山林,他似乎成了一名“孤独”的禅者。

多年来,德建合一秉承师命,以弘扬少林文化为己任,在省市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和海外友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河南省嵩山禅武医研究院”,使少林禅武医文化得以传承。



释德建在三皇寨为人诊治



释德建在三皇寨1300米以上的峭壁上采集草药



释德建在龙阳洞体味禅武医的精髓

贫困夫妻不堪高额医药费相缚投江

一对贫病交加的夫妻把自己捆绑在一起,相拥投江。而在这个乡村,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所有的救助制度,都无法解决他们的现实困境。他们留下了一个同样患病的儿子,也留下了有关农村医疗救助的许多疑问。死者为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丈夫38岁,妻子34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读小学。他们留下的遗书表明,大病使这对贫穷的夫妻再也无法承受。

“赶紧回去搞钱!”

“双方的哥哥姐姐们,不要为我们难过,陈泽彪的亿干(乙肝)和去和(何去何从)妈妈,孩儿们不孝对不起,正先和元香不论到东南西北永远在一起,江水是我们的家”

2月23日下午,荆州三医院一病房,江书义(陈正先的姐夫)在床头柜里发现了陈正先用铅笔写的遗书,字迹歪扭,写在一本病历的底页上。陈正先只在这家医院住了三天。

“全身的皮,眼睛都像火纸(一种黄色的冥纸)一样黄”。今年春节,江书义和妻子到岳母家拜年,发现陈正先身体很虚弱,走路随时可以倒,饭也不能吃,“你身体有病,不轻,要赶快去治。”

陈正先说,他和妻子上午已经到沙市的医院检查了。第二天,检测结果让江书义吓了一跳。这份肝功能检测报告显示,陈正先的谷草转氨酶超标400多倍,谷丙转氨酶值1274,正常值是5~40。“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正月初三,陈正先被送到了荆州三医院,他的亲属们立即分头借钱。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赶紧回去搞钱!”听了主治医生说“相当严重”之后,陈正先的大哥和江书义也焦躁起来,两人喊道。当日下午一点,江书义筹到1000块钱赶回医院。

陈正先没有要姐夫的钱,他说:“你暂时拿着,放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身上还有800多,医院账上还剩400多,多交钱医院可能给我们用贵药”。听到小弟说得有理,江书义把钱重新揣进了衣兜。

“江水是我们的家”

陈正先夫妇的失踪是姚元香娘家哥哥先

陈泽彪捧着父母的遗照



发现的。2月23日10时,姚元香哥哥去医院发现夫妻俩不在。护士说,前一天下午6点,给陈正先打完针后,就看到他们夫妇出去散步了,晚上没有归院,以为回家了。

在病房里,陈正先的亲戚们翻开折叠整齐的衣物,发现了写有遗书的病历。之后,江书义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一边在车站等地寻找,未果,他开始喊来十多名亲戚租船沿江寻找,并印了1000多张寻人启事,沿江贴了一百多里。20天后,两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随江漂流的两具遗体按照寻人启事的电话通知的江书义。

4月2日晚,陈正先的家,两张陈年木床,上面铺着稻草和破旧的棉絮。唯一的家具——组合柜上,放着他们的遗照。确切说,应该是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眉毛弯弯,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地贴着丈夫。

疾病缠身

在陈正先20岁出头的时候,他被检查出血吸虫病和乙肝病。血防站告诉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先治愈肝病再来治血吸虫病。而血吸虫病是国家免费给予治疗的。

此后,陈正先一直没有系统地治疗自己的病,实在受不了时就去买点药吃,因干不了重活,家里勉强种着1亩多稻田和3亩旱田。

后来,妻子姚元香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无法下地干活。

2005年初,眼看儿子长大了,读书要花钱。这年,在江书义的建议下,陈正先夫妇决定一起去打工。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干了不到5个月,陈正先病倒了。

“听说车间的温度高达60℃,他身体本来就差,一下子就累倒了。”江书义说。

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打工5个月的钱又花光了。感觉稍微恢复后,陈正先又来到佛山,这次检查发现他有乙肝,陈只好回到家。

灾难接踵而至

这年的9月28日,儿子陈泽彪也病倒了,检查发现,也是严重的乙肝。

妻子揣着挣来的2000元钱和从亲戚家借的8500元钱给儿子治病,10天后,钱花光了。此后,他们夫妻再也没能出去打工。借的8500块钱也没能还一分。这成了陈正先夫妇巨大的心病。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农村有借钱不过年的风俗,一位邻居说,他们夫妇卖口粮也会在年三十之前还清账。

2006年,陈正先种了西瓜和水稻,但是当年当地遭遇水灾和水灾。水稻勉强够吃。到

10月份,他们家连小麦种子也吃掉了。最终从邻居家借了45公斤麦种撒在地里。

因穷错过合作医疗

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2003年开始试点。合作医疗由农民自愿参加。人均缴纳15元钱后,一年内,生病住院即可按一定的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

从那一年开始,陈正先一家就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

实际上,算上陈的母亲,一家4口人,只需缴纳60元。该年冬季,陈正先在当地建筑工地做零活,攒了一点钱后,他问村干部,能不能现在参加。村干部告诉他,过了截止日期,不行了。

“我们哪里知道他家有这么困难?”4月3日晚,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告诉记者,这个村子有人口2300多人,都分散居住,他住在和陈正先相隔20多里外的地方,“如果知道,我们一定会给他评上特困户的。”

李全红说,在当地农村,如果能评上特困户的话,民政部门每月给予人均10元钱的补贴,还可以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按照村支书李全红的介绍,在万众村,享受特困补助的有20多户,实际上达到特困户的有30多户。

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城市低保是“应保尽保”,但是农村特困户是按照省里分配的指标从最特困的家庭倒数排名,并不能保证所有特困家庭都能享受特困补助。

李全红说,村里享受特困户的家庭有比陈正先家经济条件还好的,但是陈正先从来没有主动讲到自己的困难,村干部也就都不知道了。

但在村干部的眼里,有一件事,陈正先夫妇却是很主动的,那就是交公粮。一位邻居和村干部回忆,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当地每亩田要上缴国家300多块钱。有一年,夫妇俩实在没有钱,眼看村干部来收钱了,他们忍痛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卖了300多块钱上交国家。

这年春节,他们全家没有吃上猪肉。

合作医疗的现实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另外的4000多块钱门诊费和后期治疗费则无法报销。

公安县合管办主任冯秀成介绍,住院医疗费补偿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在本县内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标准为50元至200元,在县外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标准为800元;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累计补偿最高限额(封顶线)为20000元。

起付线以下由农民个人负担,超过起付线后可分段按比例补偿;合作医疗强调在本地医院就近治疗,在县内住院治疗,补偿比例为40%~70%。若在县外治疗,补偿比例为20%、25%、35%和55%四个级别。这种情况下,当年,陈泽彪获补了863块钱。

另外,许多农民认为,定点医院药品价格贵,也是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在公安县埠河镇,一位村民给记者提供了两份购药单,一种由同一厂家生产的同型号的治疗高血压的药品,在当地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埠河镇卫生院,需要15元,其他非定点医院只需8元。该卫生院负责人承认涨价的事实,但他认为,自己的药品是按照规定把加价控制在3%以内。

“唯一办法是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开始自发捐款。江书义介绍,“再没钱的人家,也都出了50元”,总共获捐11000多元。

除去寻找遗体安葬的花费后,还剩下5000来块捐款,就留给陈泽彪读书和治病。但是,这些捐款仍然解决不了陈家接下来的现实难题。

目前,陈泽彪和78岁的奶奶相依为命。

4月2日晚,陈泽彪一脸茫然地站在已经空无一人的家门口。这个12岁男孩的身后,是他们家菜园一片金黄的油菜和雪白的萝卜,油菜用来换油,萝卜是家里唯一的蔬菜。奶奶说,泽彪的病需要喝牛奶养着,但是妈妈走后,泽彪再也没有牛奶喝了。据《新京报》